

風俗通義卷四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為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素薄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飲甚慚。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猶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歆於饗中。用延為吏。以貳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飲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此為惡積。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豐相之圖。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

城四十。養老復教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況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怵。以米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顧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誤配。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就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通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老耄。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

報讐劉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使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沉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格顰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脩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謗當使人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且非為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

大機茂與修善由鵲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五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邊害朝廷比辟公盱衡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篤德不患無位而徒閭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千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決殺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贖其於及已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與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天自取之蓋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齒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為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璿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璿璿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璿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璿為軍曲候璿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邱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其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飴會於樹陰臨別者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慙勤之意亡者無顧覆之施饑

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而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杜稷氏。人傷及民。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月。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盡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使其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

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覲覲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達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千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囊而存郢夷吾朱紼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千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紫趨門以避難李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櫺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此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數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閑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慰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翫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字威都俱令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瘡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驟速

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厯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順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咸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辨於持論舉孝廉先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饋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辭杖而起今俱備鬻號叱上闕真醜下因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衣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嗣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負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嗣欲德我我不受也子嗣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弼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缺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子敬意之至猶用夷

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暉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已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趙，詣府露首，由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盾，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戚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逢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太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勳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麋猶不忍，況弟子乎。孟子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舉子居爲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感育，上欲報稱，望朝。

下欲流惠祇隸公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安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數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靈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願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慟。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弘叔留隨轎。乘拜郎邊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哀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孟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竊然要勒同儕。去長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飮。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祈美稱其雙。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宮。號咷博求。得賁而賞。聞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罔不綜臧否。而務縝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舉。夫不擇而彊用之。

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懷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支書而更辟伊伯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耶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順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各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筆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敢敢允人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如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手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訓馭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己謗於是起姜肱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編籍聲價威明之際尚不委實況今政在家哉遂東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惟我是聞論輸左板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適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汎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

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則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錫。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隨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惟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統拜統待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馬用彼相。君夢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假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慙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永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謬。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殽。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住進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臣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俟嘉其忠謨。俟目數病。手能細書。謝案大臣苟肆私意。謂坐上謝。俟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怡情。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雖詐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殺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李陵去官在家。閉門卻掃。歲時致敬郡縣。卷問而已。無所褒貶。雖目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毋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康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李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蝸。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冤疑動。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目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且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就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顧之厚博而俗矣。